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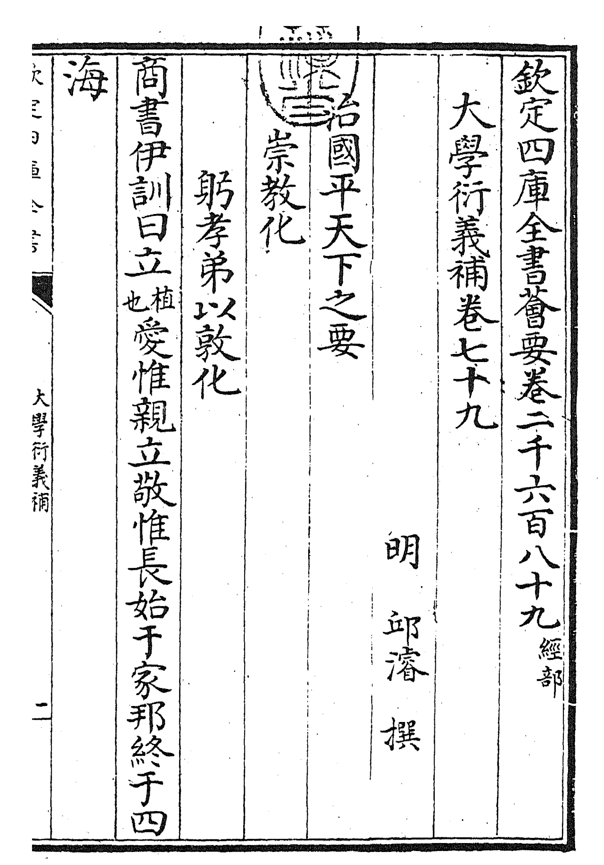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九至八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八十九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九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躬孝弟以敦化

商書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蔡沈曰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錯之天下矣

臣按先儒有言孝弟之道達之天下而謂之立者盡吾愛親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愛其親者莫不視我以為法盡吾敬長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敬其長者莫不視我以為準此即所謂建中建極也愛敬之道既立於此則愛敬之化必形於彼始而一家

次而一國終而四海之大莫不各有親也各有長也亦莫不有愛敬之心也觀感興起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則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平矣臣惟天生人君而付之以肇脩人紀之任必使三綱六紀皆盡其道然後不負上天之所命然其所以肇脩之端則在乎愛敬焉愛敬既立則由家而國而天下天下之人無不愛其親敬其長人人親親而長長家家能愛而能敬天下之人皆由吾君一人

植立以感化之也

禮記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葉夢得曰君子無不愛也自親而推之則有殺故以愛親為始君子無不敬也自長而推之則有等故以敬長為始始乎親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親者莫不敦愛而相顧也故曰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始乎長

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上者莫不用命而相尊也故曰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親親長長君子所自立而效至於天下平故曰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臣按人君之愛其親敬其長盡吾為人子為人少之禮耳而非欲人之貴有親貴用命而為之也然而天下之人見吾愛吾之親敬吾之長則曰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富猶且盡為人子之禮以愛其親盡為人少之禮以敬其長況吾儕小人哉於是咸

知以愛親為事而敬其貴於是由己父之親而推之凡一家之親不敢以不愛焉咸知以敬長為事而用其命於是由己兄之命而推之凡在上之命無不順焉是則人君之愛敬行之於一家自然有以錯之於天下之大此無他以心感心天下無異心因化致化天下無異化故也

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臣按孝經孔曾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者也首言孝為至德要道而教之所由生因孝而推言及悌盖以孝者必悌未有孝而不悌者也教以孝以敬天下之父教以悌以敬天下之兄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推其極以至于通神明光四海是則孝悌雖曰為治之要道其實人君之至德也而德之

所以為德則以敬為本焉

論語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謂干犯在上）者鮮（少也）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謂悖逆爭鬬之事）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朱熹曰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

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臣按人之生也得天地之理以為性性之中則具此仁焉具此仁理自然便有此和順之德故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則所謂孝弟也孝弟出於良心自然不為逆理亂常之事君子知其然凡事必務於根本根本既立然後推之以仁民愛物無一民不得其生無一物

不得其性皆由乎一念之仁而一念之仁則起於

愛親而敬兄也

大學曰上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而民興興感發而興起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幼而無父之稱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之道也

朱熹曰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

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臣按朱熹嘗言大學先說上行下效則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化也然有以化之而所以推己處之者可無其則乎所謂則者矩也矩者所以為方之器也先儒

謂匠欲爲方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爲矩而度之邪亦惟此心而已我心所欲即人心所欲我欲老吾老長吾長而人亦欲老其老長其長吾即推吾之所以欲老老長長之心而度天下之人心知其心所欲老老長長而無異於我也以我之心度彼之心吾之老者吾老之使之得以安其老吾之長者吾長之使之得以遂其長吾既得以遂吾老之長之之心而彼之有老有長者亦得

以遂其老之長之之願而為其老者長者又皆安其老遂其長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無一家之不如其意無有廢而不舉之處無有偏而不均之患人人皆然家家皆然推之於國而國亦然推之於天下而天下亦莫不然古之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其端實在于此蓋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心德之全在於仁而行仁之本先乎孝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行

之之端於是乎啓處之之則於是乎周治國平天下之要道孰有加於此哉

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之以孝弟之義頒與斑同老人頭半黑白者白者不負任在背戴任在首於道路矣

朱熹曰庠序皆學名也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

臣按先儒有言古者道路之間輕任并重任分班

白者不提挈不特子弟代父兄之勞凡行道之人少者皆分代老者之任行道者如此則居家者可知於其家者既能孝弟如此則其於國者必能尊君親上矣若是者豈非庠序設教之功哉然學校之設所以明倫人倫非止於親長也而聖賢之論立教者莫不以孝弟為先焉孟子告齊梁之君又欲其於孝弟之義深致其丁寧反覆之意蓋以孝弟者人心之所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平天下之要道實有在於斯焉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朱熹曰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張栻曰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之而已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

可得而推矣

臣按先儒有言仁義根於人心所同有行之則甚近而易其要在乎親親長長但人各自親親長長則仁義流行天下豈有不平者乎張栻謂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則是唐虞三代之治所以後世不及者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溥天之下無一人而不孝不弟焉孝弟者行仁義之本仁義充塞於天下豈非雍

熙泰和之世乎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朱熹曰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臣按孔門傳授以孝弟為仁義之實而施於政治者必本仁義而仁義之推行必始於孝弟孔子曰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曾子曰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而孟子於是二者尤切切焉不一而足蓋親親長長達於天下而為仁義天下之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仁義之效著而天下無不平治矣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陳氏失其名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

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朱熹曰良者本然之善也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臣按為治之道不外乎仁義而仁義必先於孝弟蓋人人皆有愛親之心所以愛親者即仁也人人

皆有敬長之心所以敬長者即義也親者吾之私親吾愛吾之親若私也然而通之天下之人亦莫不愛其私親與吾之所以愛吾之親者無以異使有一人之不愛焉非所以為仁也兄者吾之私長吾敬吾之兄若私也然而達之天下之人亦莫不敬其私兄與吾之所以敬吾之兄者無不同使有一人之不敬焉非所以為義也噫良心出於一人之私仁義通之天下之大因心為治天下之平其

端在此矣

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孔頴達曰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

陳祥道曰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超恩禮之中周則文備故脩而

兼用之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

陳澔曰行養老之禮必於學以其為講明禮義之所也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母也國老尊故於大學庶老卑故於小學

臣按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而必於學

者學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孝弟老者之於君以德則君尊也以齒則老者先也人君致孝弟於其親長下之人無由以見也故於學校之中行養老之禮使得於聽聞觀感者曰上之人於夫人之老者尚致其敬如此矧其親屬乎萬乘之尊且如此吾儕小人所宜興起感發也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一禮之行所費者飲食之微而所致者治效之大也

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猶賜也糜亦粥也
陳澔曰月至四陰陰已盛矣時以陽衰陰盛為秋人以陽衰陰盛為老養衰老順時令也几杖所以安其身飲食所以養其體
祭義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吳澂曰年即齒也四代之所貴雖有不同而其尊尚年齒則一盖年齒之可貴於天下歷四代至于今不

變故曰久矣尚齒之弟次乎事親之孝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搜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孔穎達曰上文但言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則孝之次也孝弟之道無處不行故衆行孝弟雖死不捨也

吳澂曰朝廷政令所自出下民所視效故先朝廷道路民所行之處州巷民所居之處搜狩者用衆於内

也軍旅者用衆於外也義謂所宜行衆人以此孝弟為所宜行者故寧死而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袒衣制牲體為俎實執醬而饋進食也執爵而酳食畢以爵潔口冕而總干總持干盾立于舞位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來者也

鄭氏曰三老五更互言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

也

方愨曰祀明堂以享帝而享必配以父所以教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貴老所以教弟也由太學來者言教化之原出自太學來也

臣按天子行養老之禮則下之人化之雖以鄉里閭巷之間莫不皆以齒序為尚也是以人之年老者雖耄耋困窮人知上之所敬在此也莫不尊奉敬養之而不敢遺棄舉斯心而推廣之至於強不

犯弱衆不暴寡皆自人君養三老五更於太學中來也此無他本孝弟之心之所推爾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

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蟄而始出者獻鳩以養國老

臣按天子之養老有二有國老有庶老貴胄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

漢明帝永平二年帝帥羣臣養三老五更于辟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杖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

闕謝恩

中元元年又行此禮乃下詔曰眇眇小子屬當聖業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馬端臨曰古人養老之禮有養於鄉者所謂五十養於鄉王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是也有養於國者天子視學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執醬親饋執爵親酳是也漢初每鄉及縣皆有三老歲首則使人存問賜以束帛酒肉或賜以爵乃古人養於鄉之意而國學養老天子親講之禮則至東漢始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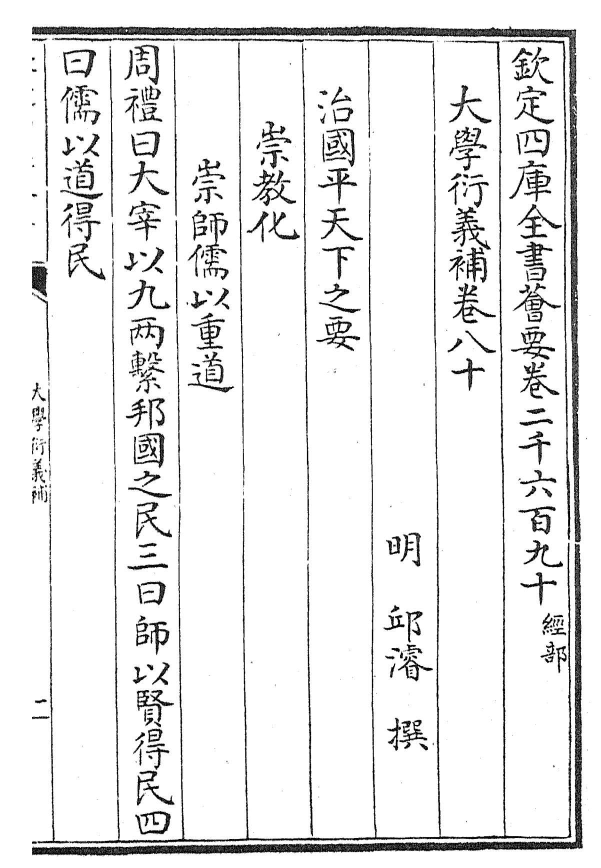
臣按養老之禮則自有虞氏以來有之至周而禮

始備其養老也天子視學合樂而行之春秋戰國此禮不行也久矣至漢明帝始行之歷魏晉至北朝往往舉行唐開元禮雖有其儀考之史未見其行也蓋帝王之世以孝弟為治老者近於父長者近於兄故設為視學養老之禮所以教天下之人孝弟也上之人以孝弟帥先天下之人使之皆歸於親親長長之化無一人而不親其親而孝不長其長而弟禮教日明風俗日厚天下豈有不治平

也哉

以上躬孝弟以敦化

大學衍義補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九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崇師儒以重道

周禮曰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

葉時曰大宰繫民之九兩司徒安萬民之六俗而皆以師儒行乎其中誠以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人儒道不立則天下無正學

臣按天下不可一日無師儒之功然師必以儒儒必以道然後可以立規矩於一時垂楷範於後世也彼異端衆技亦皆有師然師不以儒儒不以道豈足以繫天下之心而聯天下之俗哉此人君所

以有志於三代之英而徯大道之行者莫不崇儒重道立為師表以正天下之人心以成天下之治化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陳澔曰嚴師如孝經嚴父之義謂尊禮嚴重之也無

北面不處之以臣位也

方慤曰嚴即尊也嚴師即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是矣以一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堵之貧此嚴師所以為難也嚴師者人嚴之也人嚴其師則師道嚴矣師所以傳道故師嚴然後道尊學所以為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以神言之故為尸則弗臣以道言之故為師則弗臣

大戴禮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

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東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几

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㖑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劒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朱熹曰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

而於几席觴豆刀劒戶牖莫不銘焉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

臣按周武王之於師尚父欲有問焉則以師禮尊之而不敢處以臣位而師尚父知道之在巳也亦不敢輕屈其道必以師道為尊忘其身之為臣而君之為君也君忘其身之為君以道在臣也臣忘其身之為臣以道在巳也古之聖君其尊師者如

此非尊其人也尊其道也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得其道不得其道則無以為治然不徒求之求之而得其言則又惕然恐懼而推演之以為銘焉用以朝夕警省欲其常接於目每存乎心而將以施之天下國家而為子孫千萬世之貽謀也此無他予之者不輕受之者知重知所以重則不輕視之而兢兢業業惟恐不能保守而或失之也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辭語易知者如右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輔相世代君長人民）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朱熹曰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又曰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

朝廷之上以伊周之忠聖耆老而祗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身行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曾

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師弟子間意見之相合固如此

又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類也德齊莫能相尚過也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程頤曰古之人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朱熹曰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又曰此章見賔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輔廣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諂時君上日驕而下日諂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渙散而無成天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闊良可悲矣

臣按道出於天德得於人人人皆有初不以貴賤少長而有異也但所稟者有偏全所得者有先後故齒之長者先得之稟之厚者全得之我雖有之

然或有所未盡故於其齒之長而得之全者尊敬之而不敢慢好樂之而不敢疎惟恐彼之不我親不我告而我終焉如此而已也夫然則吾擁是虛器於臣民之上則人將有負乘之譏彼已之刺何以成治功而保先王之基業而貽厥子孫之孫謀歟此古之帝王所以尊德樂道而敬夫黃耇之老老成之賢必先學焉而後臣之也噫人君之尊德樂道如此則凡得於聽聞觀感之下者孰不敬賢

而重道哉以上尊敬師儒

檀弓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鄭氏曰尼父者因其字以為之謚也

陸佃曰據左傳所録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不脩春秋之辭也今記脩之如此

陳澔曰作謚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誄大聖之行

豈容盡列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寫其傷悼之意而已耳稱孔丘者君臣之辭

臣按此後世追謚孔子之始葢孔子儒教之宗師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自哀公誄之之後後世帝王屢加褒崇尊其人所以尊其道也哀死者所以示生者也

漢高祖十二年上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臣按高祖不事詩書之主得天下之初其於他神不見有所尊敬而於孔子獨以太牢之禮祀焉蓋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人心之有天理者自然爲之起敬蓋秉彝好德之良心也漢四百年之治所以幾於三代者蓋祀魯一太牢之效耳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臣按後世封孔子子孫俾奉其後者始此

梅福上書于其君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

免編户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以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襃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為襃成侯

臣按此孔子謚宣之始

光武建武五年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守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

臣按昔人有言古人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禮為

先也高皇帝雖在倥偬猶能脩其祀於過魯之日武帝興學校而獨未聞釋奠之禮焉明帝行鄉飲于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獨崇宣聖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時儒學之臣能以古人釋奠之禮而推廣之則又何以加焉

魏文帝黄初二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懐帝王之

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教化乎洙泗之上于時王公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

戸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此道啓廸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年祀漸遠靈光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為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為文宣王

臣按文宣王之謚始此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之即拜奠於祠前

胡寅曰孔子大聖途之人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哉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於堯舜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為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為可者是故君子有言

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淺俗之論易入義理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係於此然則學乎學乎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宋真宗咸平三年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帝服鞾袍詣廟酌獻廟内外設黄麾仗孔氏家屬陪列初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再拜又至墓奠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先是詔有司檢討漢唐襃崇宣聖故事初欲追謚爲帝或

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乃按春秋演孔圖及莊子之言加以玄聖其後又以犯聖祖諱改至聖

臣按宋真宗幸闕里奠孔子有司定儀注止肅拜帝不從特行再拜禮可謂知禮矣然不服玄端而用鞾袍況其所以至聖人之居者乃為封禪之故非誠也其所加謚者用緯書異端之說至其改謚又因黥卒所言妖妄之神而避其諱要皆非禮之

禮心既不誠名又不正聖人在天之靈其肯受之乎且孔子所以為萬世帝王之師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稱曰王曰帝有與否皆不足以為吾聖人之輕重也

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

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

臣按孔子為儒道之宗萬代綱常之主上焉而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賴之以明不有孔子之六經則所謂十聖人者世之人或有不得其詳者矣孔子以身立教以言垂教使天下後世知有彝倫之理中正之道君子得以聞大道之要小人得以蒙至治之澤一皆吾聖人作經垂

訓之功也是以帝王有志於盛德大業者固皆崇重其道則雖幼冲之君如漢平帝不學之主如周太祖好事之主如元武宗皆知所以崇重焉可見天理之在人心其所以秉彝好德者初不間於智愚賢不肖與古今也矧夫聰明睿智之君而處夫崇高富貴之位且又當夫重熙累洽之時可不知所以崇重之哉雖然與其崇聖人以虛名孰若遵聖人以實理唐玄宗謚聖人以文宣似矣然而區

聚瀆倫聖道安在宋真宗加聖謚以至聖似矣然
偽作天書聖道如何臣故曰與其崇聖人之虛名
孰若遵聖人以實理（以上褒崇先聖）

魏齊王正始七年始以顏回配享孔子

臣按此後世以顏回配享孔子之始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
孔子廟堂

臣按唐太宗詔以諸儒從祀孔子皆其有功於聖

人之經者也卜子夏毛萇有功於詩左丘明穀梁赤公羊高有功於春秋伏勝孔安國有功於尚書高堂生戴聖有功於禮王輔嗣有功於易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王肅賈逵則通有功於諸經者何休杜元凱范甯則又有功於三傳者然子夏在十哲之列而此又列之者是時七十二子雖列像廟堂未得享祀惟子夏以有功於詩得在從祀之列至開元七年七十二子始從

李元瓘請得從享祀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王乃贈顔子為公閔子等九人為侯曾參等七十六人為伯

臣按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為公侯伯之始

宋眞宗咸平三年追封兖公顔回為兖國公費侯閔損等九人為公郕伯曾參等七十六人為侯又詔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俱為伯

臣按此後世從祀諸儒有封爵之始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况揚雄韓愈從祀

臣按此後世以孟子配享孔子之始

徽宗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

政和三年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臨川伯王雱從祀

臣按宣聖廟堂乃大公至正之所在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而姦黨之徒乃敢欺天罔聖以扶翼其惡黨以為自己姦利之地時君可欺而聖人在天

之靈其可欺乎徽宗燭理不明而為姦黨所蔽雖
曰褒崇安石而不知適所以彰其莫大之惡而增
其極惡之罪也
理宗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後不得其
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力踐深探聖域
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表
裏混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
以大明于世詔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又以

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世罪人豈宜從祀

景定二年皇太子言乾淳間文公朱熹與宣公張栻成公吕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三臣者俱嘗被詔追褒熹準御筆秩熹于從祀如栻如祖謙宜升從祀詔從之

度宗咸淳三年始以顔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

元文宗加顔回為兖國復聖公曾參郕國宗聖公孔伋

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是歲始以董仲舒從祀

臣按自禮經有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唐貞觀中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有功於聖經以為先師從祀先聖廟庭至宋神宗進荀況揚雄韓愈于從祀此三人者其功又不專於一經其後徽宗以王安石配享及祀王雱雖是羣姦私意然亦以其有作三經義之功理宗崇尚理學列周惇頤等七大儒于從祀後又兼秩司馬光邵雍盖以此九儒者

重明聖道俾大明于世也夫自唐人列祀諸儒如荀況之性惡揚雄之詘身王弼之虚無賈逵之讖緯戴聖之貪殘馬融之荒鄙杜預之短喪多得罪聖門者其間純正如董仲舒者顧不得侑食至于元天歴中始秩祀焉我聖祖開國之初首去揚雄之祀正統改元用言者從祀吴澂後又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列在從祀此数儒者皆於經有發明之功故特祀之夫從祀於孔子之廟堂者必其人

於孔子之道有所合而無所愧然後可以與焉不輕與之所以重其事重其事所以重其道也（以上言褒）

祀先儒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舉也）秩（常也）節（禮也）祭先師先聖焉

陳澔曰天子視學之日初明之時學士擊鼓以徵召學士蓋警動衆聽使早至也有司教詩書禮樂之官也

臣按天子之尊不輕舉動惟於學宫時常臨視雖曰以舉賢飲才而實以崇儒重道也

漢明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天子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袒割辟雍之上尊養老更饗射禮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太宗名天下純儒耆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帛廣學舍千二百區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四年四月又幸

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將出顧見講堂左右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詔覺講易卦淳化五年又幸國子監召孫奭講尭典說命

哲宗元祐中幸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御端化堂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

臣按哲宗視國學或謂吕大防曰祖宗視學非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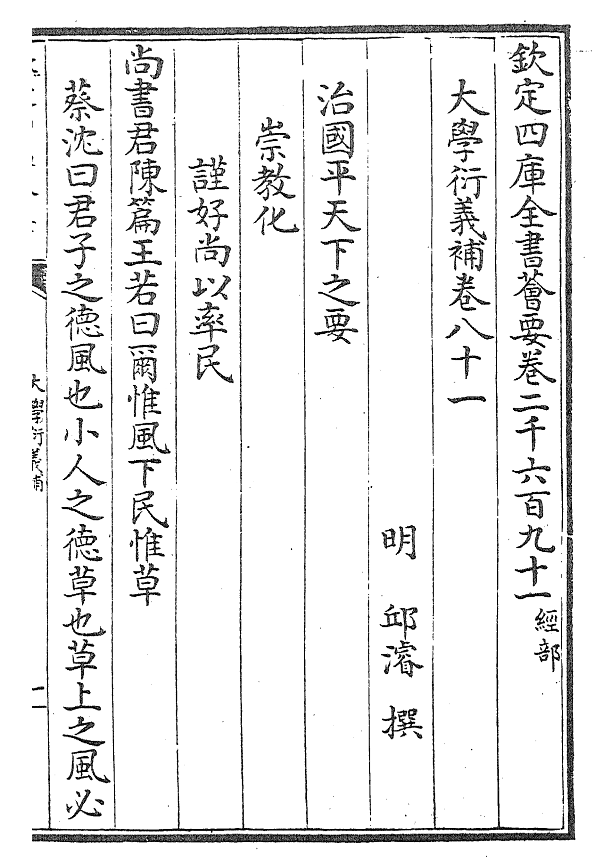
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金帛之賞後日何可繼也政恐惜費而止耳大防此言可謂至論蓋天子視學所以崇儒而重道非但以為美觀而已也蓋學校禮義之所在聖賢道德之所宗萬乘所以必親臨之者所以崇儒道敬先師作興人才以為世道之故而或者乃欲望爵禄之賞金帛之賜何所見

之小哉蓋君子之所重者道義也小人之所嗜者則在於祿利焉苟君之恩付我以師儒之任兢兢然以不稱厥職為懼賴主上之寵靈以光賁我學宮崇重乎師道而吾之所感荷者雖九錫之榮萬鎰之富不足以彷彿之矣一階半級匹帛銖金焉能為有亡哉萬一君恩以吾教訓之有方講論之明切而有錫焉受之可也我聖祖初得天下首建大學車駕屢臨幸焉列聖相承率循是道命坐賜

茶兼有衣幣之賜錫以璽書以勉勵我師生者諄切詳悉往往勉以聖人為學之道期以帝王作人之效用鋟于梓士子入學之初俾之莊誦佩服士習丕變人才彙興有由然哉以上視學

以上崇師儒以重道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九十一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一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謹好尚以率民

尚書君陳篇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

蔡沈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

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臣按此成王命君陳代周公尹東郊策命之辭孔子答季康子之問其言本諸此風譬則君也草譬則民也風之為氣勁而力草之為物柔而弱以勁而有力之風而加諸柔弱之草其偃仆之易且速可知矣人君之居上也其轉移之勢豈止於風而民之處下也其隨順之形則甚於草矣人君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其感孚之妙轉移之易順從之

速其猶風之於草有莫知其然而然矣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

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蔡沈曰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

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

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

為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

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葢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

臣按人之生也其性本有善而無惡有善故其有生之初無不厚也逮夫有生之後蔽於外物誘於習俗於是乎其厚者始變而薄矣然向者其所得

於天之本然者則固淳如也在上者誠能敬典而在德於凡所謂人倫之常道兢兢焉敬恭之而不怨皆必實而有諸己凡吾所令於民以為政教者即吾所好以為典常者也則吾之一身周旋動履於大道之中由是得於聽聞觀感之下者莫不遷善而改過變惡以為美化頑為仁反薄歸厚蕩蕩平平皆升進于大道之中無反無側矣

君牙篇王若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

中

蔡沈曰教之本在君身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

臣按此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之誥命

詩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羔羊之皮所以為裘

素絲五紽（白也以絲飾裘之名）退食（退朝而食於家）自公（從公門而出）委蛇委蛇（自得之貌）

朱熹曰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臣按先儒謂此詩為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才之所成就驗諸在野則赳赳之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者也然則人

君一身為風化之本烏可不慎其所自出哉

又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朱熹曰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薫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

序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陳鵬飛曰始於鵲巢之夫婦而人倫正中於羔羊之君臣而朝廷治人倫既正朝廷既治使天下皆被文王之化而有騶虞之仁心則王道成矣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吳澂曰言人子善稱親過稱己則民化之皆興起而孝於親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鄭氏曰長民謂天子諸侯也

葉夢得曰老近於親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者民必知孝於下

緇衣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呂大臨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好信故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若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待其上姦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

劉彝曰上難事則下難知上易事則下易知好惡悖於上喜怒失其常於是有匿其誠信以為容悅者屈其忠直以為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為詐偽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罰者奚所弗至哉為下如是可謂難知也

臣按上下之分雖殊而人心之理則一上之人有褊心難事也有易心難事也有私心難事也有忌心難事也有疑心難事也有慾心難事也下之人

深情者難知也厚貌者難知也巧言者難知也令色者難知也陰私者難知也隐忍者難知也藏機者難知也蓄奸者難知也為人上者知吾之位尊而權重人敬憚畏避之不暇必和顏悅色以待人開心見誠以示人傾心輸意以用人平心易氣以與人寛仁大度以容人至誠惻怛以恕人則在我者易於事矣知人之難知也推誠以待之因事以試之如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又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則人之難知者亦易於知矣大抵知人則哲雖堯猶以為難下之人誠不易知也上之人苟能一待之以誠而不藏機蓄智以為牢籠駕馭之術則在我者易事而在彼者不難於知矣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詩作邦）

陳澔曰緇衣鄭國風美鄭武公之詩小雅巷伯寺人刺幽王之詩大雅文王之篇

呂大臨曰好賢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賢矣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自起愿心以敬上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矣不必刑罰之施而民自畏服文王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誠心故為天下之所儀刑德之所以孚乎下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

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陳祥道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人
也深故從其所行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
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
也故謂民之表
馬晞孟曰令者令之於民行者行之於已其所行者
若此其所令者若彼民不從其若彼之令而從若此
之行則是上之好惡下之所取以為正而不可以不

慎也

臣按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甚者甚於君也林林之衆蠢蠢之民無所知識見上之所好者在此則從而趨赴之倣傚之始雖一二而終至於千萬始雖涓滴而終至於滔天所謂甚焉者如是噫人君之好尚起於一念之偏私頃刻之順適而不知天下之人從風而靡遂因之而成風俗或以之而致亂亡然則君人者其好尚可不謹哉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

陳澔曰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教者身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爲愛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於行己之善而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

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方慤曰民以君為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為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於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内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陳祥道曰體從心者也民從君者也故上臨之以莊則下亦舒矣上臨之以肅則下亦敬矣心以體率心不在焉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豈非心好之身必安

之之謂乎君所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則下莫不仁君好義則下莫不義苟君不為之則民無從焉體衛心者也體全則心與之全體傷則心與之傷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民衛君者也民歸之然後可以君天下民去之則亦不能以獨君矣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臣按緇衣此篇即心體相須以喻君民相資之意以見肢體之運動皆由心神之主使亦猶庶民之

休戚皆由君上之好惡也然肢體之運動心神固資之以為榮衛然而運動之極至於疲䕷而瘽痺焉則人心之神亦因之而傷損矣人民之供役人君固資之以為奉養然而役使之過至於貧苦而怨叛焉則人君之國亦因之而喪亡矣所謂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二言者為人上者宜常書于座右以為朝夕之儆以比丹書之戒焉

春秋左氏傳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

適事無不濟

孔穎達曰所好必善所惡必惡在上者所好所惡不有過差則下民知所適歸言皆知歸於善也

臧武仲曰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

陸贄曰凡上之所為以導下也上所不為以檢下也上所不為而下或為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

上為之而下亦為之固其理也又何禁乎

臣按武仲此言雖為季武子而發然萬世之下居人上者立法制明禁令必先有諸已然後為之夫然則所令無不行所禁無不止矣苟徒知責人而不知責已是豈大學絜矩之道哉

論語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朱熹曰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

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
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
張栻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
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臣按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謂之使者是有意
於敺使其民也聖人答之以莊孝慈及舉善教不
能而加之以則之一辭蓋謂在上者能如此臨之
以莊而孝而慈而舉善教不能則民自有如此感

應初非有所使亦不待於使而然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范祖禹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

臣按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先儒謂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己者正人也己不能正焉能正人哉居人上者誠能以正存心以身率先天下則近而群臣遠而萬民孰

敢以不正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朱熹曰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耻而不竊

臣按非其有而取之盜也非獨謂貨財凡吾之所不當有者而有之皆是盜之事康子患人盜他人所有之貨物而欲弭之聖人告之以不欲所謂不

欲者凡吾所嗜好用度苟理之不可為義之不當為分之不得為而恃吾之勢以多取之乘吾之力以强刼之恣吾之材以妄為之皆是盜也吾為大盜而禁小民之不為小盜豈理也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朱熹曰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

尹焞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

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張栻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

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

民將率從丕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

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

臣按人君之於民如天地之於物父母之於子也

天地生物父母生子惟恐不得其所而夭閼其生生之理而或至於傷其生君之於民當體天地父母之心庶幾盡君之道也是故人君之於民賢者則保恤之不肖者則哀憐之養之教之懲之戒之至于再至于三不得已而後加之刑焉而刑亦有等第非至於逆天理敗人倫不加之以極刑也康子乃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夫道有諸己然後可以責人吾居人之上所謂道者或出或入焉乃欲責

下之人無道而殺之又何以知其為無道也聖人告之以子欲善而民善欲其反諸身而自盡其道也所謂善者天理之公人道之正純粹而無惡者也我有是善人亦有是善上以善而自為則下之人同有是善者亦感發而興起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負其子而至矣

朱熹曰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盖各以其類而應也

臣按在己者皆盡其道則在下者各以類而應之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良佐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輔廣曰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己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

大學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朱熹曰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臣按先儒謂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民所好者飽煖安樂所惡者飢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雖然上下之分雖殊好惡之情則一民之所好惡者即吾之所好惡者也因已之所好惡而知人之所好惡又以民之所好惡而為已之所好惡焉非真心於愛民而以父母斯民為心者能若是乎苟為不然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

性菑必逮夫身不獨用人為然

詩云節（截然高大貌）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俱也）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偏也）則為天下僇矣

朱熹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狥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為天下之大僇矣

臣按先儒謂傳引二詩以明為人上者民所共仰則其好惡當與民同之茍狥一己之偏私焉則逆

人心之所同而為天下之所戮矣蓋上人者下人之所瞻仰者也民有不平賴以平之民有不公賴以公之而上之人先以不平不公自居而好惡徇於一已之偏是謂拂人之性逆人之情雖其位高勢重一時無如之何雖不必至於戮而有可戮之理噫為人父母者而不能盡父母之道而為天下之大戮亦惟於好惡之公與偏而已可不謹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朱熹曰張氏謂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臣按此章即君道以明感化之機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民有桀紂之君則有桀紂之民苟所行者桀紂之事而求堯舜之治無此理也人君行仁義而下之人逆天悖理以不仁不義應之天理昭昭亦不之容也不久旋即淪敗自古及今無不然者是以人君為治必存仁義之心以行仁義之

政

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

與髻同

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頌德聲薰天地神

明可通況行令乎

臣按廖所謂百姓從行不從言是誠識治化之體

風化之原者也是言也始於成王命君陳曰違上

所命從厥攸好大學所謂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

從禮記謂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皆此意也葢人

君一身風化之本原而京師者又風化始出之地

君人上者誠能正身齊家而不為非禮非義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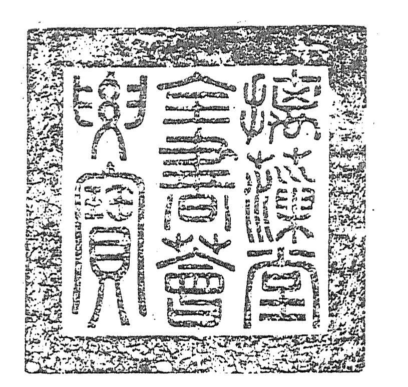
而於京師首善之地於凡事之營為物之創造有不合於禮不當於義者一切禁革而惟古初之是式禮義之是程苟有違焉必加以罪并坐其監領之官製造之工不但已也後世世主其所頒之律令格式非不嚴而謹也然而能行之於暫而不能久者何也上之人既不能率先以身以故貴近者倣傚而先犯之然後天下從風而靡焉所謂百姓從行不從言豈不信哉

第五倫又言于章帝曰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
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
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
臣按第五倫言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是即大
學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也是故人
君既正身脩德躬行節儉以身示教為天下先復
立為制度嚴為禁令以戒飭夫妃嬪宗戚之屬左
右侍御之臣内而朝著近而京邑使各安其分守

不得越禮踰制則天下靡然從其化而不敢犯矣苟徒責人而不責已限疎而不限親禁遠而不禁近耳目所及者則若罔聞知而於郡縣之遠閭里之間乃詳為之制嚴為之法則亦虚費文移徒掛墻壁而已安能戢其泛泛之心杜其呶呶之議而革其靡靡之俗哉

以上謹好尚以率民

大學衍義補卷八十一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浦　焴